

JIANHU SAN NUXIA

江湖三女侠

下

梁羽生著



江湖三女侠

〈下〉

梁羽生著

江湖三女侠

(上、下册)

梁羽生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—43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内文：上册：广东农垦印刷厂 印刷
下册：广州番禺印刷厂 印刷
封面：佛山彩印厂印刷

787 × 1092毫米 32开本 29.375印张 4插页 649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0册

ISBN 7—80521—056—x / I · 23

定价：上下两册共 10.80 元

第二十六回

心腹互猜疑 双魔进酒 同门齐聚集 联剑诛凶

了因虽服了解药，但未及运气调元，便是一场恶战，解药压制不住，毒药慢慢发作，知道不能久战，一个翻身，抡开禅杖，直打出去。弓箭手发一声喊，羽箭纷飞，那里射得他中，片刻之间，给了因打出大门，大声骂道：“年羹尧你这入娘贼，撞在洒家手里，一杖打断你的狗腿！”一脚把年家大门踢烂，呼呼两杖，把大门左右的石狮子也打碎，这才扬长而去。

了因走后，年羹尧下来一看，只见满地断箭，不禁心惊。双魔道：“给他走脱，如何是好？”年羹尧道：“我即刻上折奏他，皇上不会信他的话。我再叫车辟邪和董巨川拿他，谅他逃不出我的掌心。”

了因打出年家，越想越气。躲上附近山头，打坐一会，把毒都迫发出来，心道：“自己孤掌难鸣，再找这小子报仇，也打他们不过。不如回京去禀告皇上，把他这大将军撤了，然后再和他算帐。”了因一心还以为允禩能替他主持公道，气愤愤的独往北行。

冯琳那晚从复壁暗门中逃走之后，也向北行，第二日到了新安，沿途见路人来往，无不对自己注视，心想：我一个单身女子，难怪受人注意。殊不知她之所以受人注视，乃是生得太美之故。冯琳又想：了因这一班人都出来了，想必放我不过。我还是改装了吧。这时已将到镇上，忽听得背后马铃之声，冯琳一看，只见一个中年书生，面白无须，五短身材，穿得颇为华丽，一身锦衣，甚是夺目。看来像是个公子哥儿。心道：这人的衣服真好看，我今晚偷他的改装便是。看他走进一间客栈，也跟着进去。掌柜的急忙招待，问道：“这位大爷，你们要一间房还是要两间房？”那书生道：“什么？”回头一看，见一个绝艳少女跟在后边，始知店主误会，笑道：“我一个人呢，怎住得两间房？”店主也笑道：“我还以为这位小姑娘是同你一路来的。”冯琳啐了一口，店主道：“姑娘莫怪，年时不好，很少单身的女子投宿。”那书生要了一间上房，冯琳也要一间，店主人皱起眉头，若然是卖艺跑江湖的单身女子也还罢了，冯琳穿的却是富家小姐的衣裳，店主起了猜疑，不敢让她住宿。冯琳道：“怎么？你欺负我没钱吗？”掏出两粒金豆，摔在柜上，店主人忙笑道：“岂敢岂敢，小店简陋，我是怕你姑娘嫌弃。”急忙也替她开了一间上房。

睡到半夜，冯琳悄悄起来，跃上瓦面，跳过邻房，伏耳一听，里面寂无声息，哑然暗笑道：这书生又不是江湖上的行家，何必这样小心谨慎，捏碎窗格，飞身进去，摸到床边，拿起锦衣。床上的人忽然一声冷笑，跳了起来，反手一勾，就把冯琳的手腕勾住！冯琳沉肩缩肘，迅即用了一招“渔夫解网”，把手脱了出来，那书生噫了一声，骈指一戳，好像长着夜眼似的，戳的竟是后颈“天柱”要穴。

昏黑之中，那书生认穴不差毫黍，当然是高手无疑，若在

半年之前，冯琳定然被他点倒。书生出手如电，点到之时，忽觉软绵绵的，手指陡然一滑，歪过一旁，冯琳反手一掌，和那人右掌接个正着，冯琳给他掌力一带，几乎跌倒，而那人颇似出乎意料之外，给冯琳的掌力一震，急忙借力飘身，飞过房中那张桌子，靠门一站，“嚓”的一声，燃了火石，微笑道：“我早料你会来的了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咱们好好一谈，别惊动了店中的人。”冯琳行藏败露，甚为尴尬，只好依言坐下。

那书生将火石点燃了桌上油灯，笑道：“以你的相貌武功为何要做小贼？”冯琳道：“你怎么会料到我来偷你？”那书生道：“自碰见你后，你就紧跟着我。这点都料不到，我还能在江湖上行走吗？哈，不过，你可走了眼了，我虽然衣着华美，那是我素性如此，我囊中所有，其实不值你一偷。你若缺钱使用，我可送你一锭黄金，再多就不行了。”冯琳笑道：“谁要你的黄金？”解开外衣上面的两粒纽扣，露出一圈珍珠颈鍊，熠熠生光，那是皇府珍品，每粒珍珠，都是一式大小，又圆又大。只这串珍珠，便足值百两黄金。那书生吃了一惊，饶是他见多识广，也摸不透冯琳来路。

那书生想了一想，蓦然手摸剑柄，厉声说道：“你不是黑道上的女英雄，想必是公门中的女高手了？失敬，失敬！”冯琳噗嗤一笑道：“什么黑道白道，我是一概不知！”那书生道：“那你来做什么？”冯琳道：“你这套衣裳值多少钱？卖给我吧！”书生一愣，猜不透她的用意，不知她是玩笑还是正经。冯琳道：“我就用这串珍珠买你的衣服，你总不吃亏了吧？”书生怒道：“你是诚心来胡闹不是？”冯琳道：“谁有工夫和你胡闹？”书生看她说话神气，不像是开玩笑，便道：“送你一套衣裳也算不得什么。请问尊师是哪一位？姑娘大名可肯见告么？”冯琳又是噗嗤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萍水相逢，何必查根问

底。再说我的师尊多看呢，怎能一一说给你听。”书生道：“你要男子的衣裳做什么？”冯琳道：“你给不给，不给我便走了。”那书生在武林中甚有名气，摸不清冯琳来历，心有不甘，微微一笑，站起来道：“你有本事，就走出去好了。”冯琳心想：要打架我可不怕，可是惊动了人，却不大好。便道：“说给你听也不打紧，你可不许乱说出去。”书生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冯琳道：“我的父亲是个大强盗，他迫我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，所以我便逃跑出来，但他耳目众多，我怕被人看破，只能改装逃避。”

冯琳说的当然是谎话，可是这么一说，却恰巧和鱼娘之事暗合。那书生出神的看着她，忽道：“你今年几岁？”冯琳道：“你真没礼貌，问人年岁干嘛？”那书生哈哈笑道：“好，不问，不问。你的来历也不必告诉我了。咱们心照不宣。”

冯琳道：“你愿不愿卖一套衣裳给我？”书生道：“我送给你。”冯琳大喜道谢。那书生又道：“我的技艺虽然粗疏，在江湖上还有些朋友。你明日和我同行好了。保管大江南北，黑道上的人，谁也不敢对你动手。”冯琳心想：这书生口气好大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何等人物，便也笑着答应。

这书生不是别人，正是白泰官的师弟，在独臂神尼门下排行第六的李源。他是湖南的世家公子，十年来足迹不出两湖。最近得到甘凤池的传书，要他在清明之日，到岷山祭扫师傅坟墓。并说明这是同门的一次大聚集，不能不来。因此李源才单身北上。

李源虽然多年来足迹不出两湖，同门之间，却是互通声气。对白泰官之事，隐有所闻，听了冯琳的话，疑她就是鱼娘。可是看她只是十余岁的幼女，而白泰官之事，五六年前已脍炙人口，传遍江湖。据此看来，鱼娘不应如此年轻。但转念

一想：女子驻颜有术，听说八妹吕四娘就一直像个廿岁左右的少女。那么鱼娘若得异人传授，保着青春面貌，也不足为奇。心道：不管她是不是鱼娘，我且和她同走一程，后日可到岷山，只要碰着周二哥或甘七弟一问，定可知道。

第二日冯琳换了男子服饰，买了一骑健马，果然随着李源同行。路上两人各自出言试探，冯琳乖之巧极，李源哪里试得出来。走了一程，两人下马休息，在树荫下聊天。李源道：“江湖上武功好的女子屈指可数，除了吕四娘外，就该数到鱼娘了。”冯琳微微一笑，心中大不以为然。李源又道：“你的武功也算得是上上的了。我看你纵算比不上吕四娘，也总可比得上鱼娘。”冯琳又是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见过她们两位吗？”李源一怔，道：“没有见过。”这话确是实言。冯琳笑道：“你既未见过她们二人，又怎知她们武功深浅。胡乱来比呢。”李源本是出言试她，不料给她问倒。强笑道：“虽然没有见过，可是听江湖上朋友所谈，也总可知个大概。你见过她们吗？”冯琳笑道：“我倒真的见过，吕四娘的武功，那是人中少有。鱼娘虽会武艺，却不见得如何。”冯琳的话也是实言。她前年在杭州“三潭印月”之时，曾见过吕四娘与鱼娘和了因动手。李源听她大赞吕四娘而贬低鱼娘，越发怀疑她就是鱼娘本人。正想出言再试，冯琳忽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！”李源抬头一看，见一个胖和尚提着禅杖大步走来，正是自己的大师兄了因。李源吃了一惊，了因已大声喊道：“六弟慢走，咱们快有十年不见了啦！”冯琳见李源不走，心想，我若一走，马上就要给了因看破。他武功极强，夺马追来，我定逃走不了，也便故作镇定，闲闲的倚在树旁。心中盘算脱身之计。

李源十年来未见过了因，但从同门口中，对了因近年的行事，却是了如指掌。心中暗暗叫苦。了因道：“师弟，你好？

这位朋友是谁？”李源武功，同其他六位同门一样，大半出於了因所授，虽然知他已是背师叛道，还是恭敬的问好。答道：“托庇平安。这位朋友是路上碰到的。”了因“哦”了一声，定睛注视冯琳。李源道：“听说师兄近年得意。”了因道：“嗯，你们做师弟的很不高兴是吗？”李源不敢答话，了因仍然望着冯琳，李源心中颇怪冯琳不懂江湖礼节，走过去对她道：“这位是我的师兄了因，你过来见见。”冯琳把手一扬，蓦然飞出三柄匕首，一柄射李源坐马，两柄却射李源，李源大吃一惊，猝不及防，闪开一把，却给另一把射中左肩，扑通倒地。冯琳飞身跳上马背，用匕首在马臀一插，那马负痛狂嘶，飞奔而去！

原来冯琳听得李源与了因兄弟相称，心中暗想：若不快逃，片刻之后，他们师兄弟一说明白，我就糟了。她年纪虽小，计谋却多，知道了因武功极高，飞刀定然射他不中，所以改射李源。心想：他师弟受了刀伤，他定然无暇追我。冯琳想得不错，可是却无辜伤了李源。

了因见冯琳上马飞奔，追之不及。果然先救治李源。了因对冯琳的毒刀来历，甚为清楚，囊中虽无对症的解药，但立刻替李源剜肉疗毒，用大内的金创圣药敷上，也可保无事。了因倒不是特别疼爱这个师弟，而是想把他医好之后，迫他听自己的话，随自己入京。了因投了允禎之后，六个师弟，无一从他，他深觉颜面无光。李源在江南七侠中的名气，虽不如甘凤池与白泰官之大，但迫得他从顺，总可挽回一点面子。免得江湖上的朋友嘲笑，说他自命是“江南七侠”之首，连自己亲手教过的师弟都不服他。

了因替李源解了外衣，剜肉疗毒，手有所触，心念一动，搜索李源怀中物件，在贴身内衣之内，搜出了一个腊丸，了因是江湖上的大行家，把腊丸捏碎，里面藏有一张字条，取出一

看，却原来是湖南曾静，写给岳钟琪的密函。曾静和岳钟琪的父亲乃是朋友，这封信是劝岳钟琪在取得兵权之后，举兵抗清的。信中还抬出岳姓的先贤岳飞，劝岳钟学岳飞的模样，抵抗异族侵袭。了因虽然识字无多，意思却还看得明白，冷冷笑道：“瞧不出这位公子哥儿还会来这一手。”继而一想：岳钟琪乃是年羹尧的副手，有了这封密件，便可作为凭证，连年羹尧也扳倒他。心念此仇可报，不觉大喜。这时了因心思已变，只想把李源押到北京领赏，他顺不顺从，倒无关紧要了。

过了一阵，李源悠悠醒转，只见了因手中拿着那张字条，嘻嘻冷笑，得意之极。李源冷汗直流，知道事情已败露，拚命跳了起来，了因一声冷笑，轻轻一推，便将李源推跌地上。

了因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李源嚷道：“师兄，你是不是汉人？”了因道：“是汉人又怎么样？”李源道：“是汉人就该把这张字条还我。”了因“呸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乖乖的随我到北京去。”李源又道：“你完全忘记了师傅的吩咐么？”了因狂笑道：“师傅既死，我就是你们的师傅。”李源怒道：“好哇，了因！你把我杀了吧！”了因道：“你要死还不容易，只是你也知道我的手段，你想我用分筋错骨的手法，把你煎皮拆骨；还是想我用点穴的手法，让你落个全尸，而且还可以再活三日？”这两种手法都是极厉害的刑罚，分筋错骨惨於碎剐凌迟；但若被他用毒辣的手法点穴，则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比碎剐凌迟还要痛苦。李源出身富家，不觉心悸。了因见他面色惨白，笑道：“你想清楚没有？”李源曾读诗书，想起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两句，胆气顿壮，斥道：“不必多言，我若怕死，也算不得是江南七侠了！”

了因一声狞笑，把李源拉近身边，抬起蒲扇般的大手，照李源后颈捏下。李源瞑目待死，但听得了因笑道：“可惜今日

以后，江南七侠，就只剩下六人。你口口声声要遵师傅的遗训，就让你去见师傅吧！哈，此地离邙山已近，你要不要我将你葬在师傅墓旁？”李源心念一动，想起明日可到邙山，又想起一众同门，都在邙山聚会。再想起惨死虽无足惧，但若有一线生机，也不该放过。了因手指已触到他的颈骨，停了一停，李源大声嚷道：“师兄，我还是听你吩咐。”了因哈哈一笑，松开了手，心道：“这个公子哥儿，果然经不起我的一吓！”李源道：“我随你到北京去，但请你不要牵累曾老先生。”了因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唔，这个以后说吧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也许可以手下留情。”了因又问起冯琳何以会和他一道，李源依直说了。了因知他十年来足迹不出两湖，料他所言非假。不再多问，押他上路。

第二日中午时分，经过邙山山下，了因耳听山下的黄河水声轰鸣，眼看崤山邙山，迎面矗立，想起当年在此山习技的往事，不觉游目四顾，回忆旧日游踪。李源忽道：“师兄，今日是什么日子？”了因道：“谁耐烦去记。”李源道：“今日正是清明节呀！”了因一算，果然不错。道：“是清明又怎么样？”李源道：“师傅死后，小弟屡次想来扫墓，都因家事羁绊，未能前来。心中惭愧已极。今日清明佳节，恰恰经过此山。小弟求师兄开恩，准我上山一拜。”了因面上一红，想起师傅死后，自己也从未来祭扫过。了因对独臂神尼之死，虽然漠不关心，但独臂神尼到底是他的恩师，既然经过此山，又恰值清明节日，也油然起了扫墓之心，慨然说道：“好吧，咱们就上山一拜。”牵着李源的手，直上邙山。

邙山春日，风景绝佳，山花遍地，有红里参白像大红玛瑙的茶花；有桃红花瓣包着金丝花蕊的杜鹃花；有青丝花蕊镶着乳白花瓣的报春花。密密丛丛，满眼都是。走了一阵，已到主

峰，山峰上挂下的瀑布，在丽日下洒起金色珍珠的泡沫。了因虽然贪恋繁华，到此也不禁精神一爽。抬头一望，还记得前面那座突出的山峰，就是当年师傅教自己轻功的地方，只因为自己幼年时根基扎得不好，轻功总练不到登峰造极。那边流泉飞瀑之旁的大石，却是自己试杖之地，石上留下的杖痕想必还在。了因边想边走，不多一会，和李源攀到峰顶。

山顶上，独臂神尼所养的黑白二雕在空中盘旋飞鸣，似乎是出来接客。了因叫了声：“小黑小白”，黑白二雕呼的一声从了因头顶掠过，了因道：“咦，小黑小白也不理我了！”蓦然想起自己今年已近六十，离开邛山也有二十多年了，“小黑小白”也应当改称“老黑老白”了。

二雕出现，李源精神一振，走过两行槐树夹着的山道，墓园遥遥在望。了因忽道：“咦，那边有人。想是那位同门也上来祭扫了。”话声未停，吕四娘和甘凤池突然现出身形，了因骤吃一惊，翻身便抓李源，李源早已跳开，吕四娘撮唇一啸，黑白二雕凌空击下，了因大怒，这黑白二雕竟然听吕四娘的话来攻击自己；禅杖盘头一扫，喝道：“你这两个扁毛畜生也来欺我！”二雕震於他的威势，一掠下又即飞起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吕四娘已一剑飞前，陡然把李源抢走。

了因气红了眼，吕四娘微微一笑，山头上高高矮矮，三五成群，不但六个师弟一个不缺，连关东四侠和铁掌神弹杨仲英等人也都来了。二师弟周浔冷冷说道：“了因，你也来么？”

李源和同门见过，始知刚才抢救自己的就是师傅的关门徒弟吕四娘，十分惊讶。甘凤池看出他肩臂受伤，问他所以，李源一一说了，甘凤池极为愤怒，对周浔道：“二哥，他贵人事忙，那还有闲心到此扫墓，他是押六哥到京请赏，路经此地，六哥求他‘恩准’上山，他怕‘犯人’脱逃，所以才跟上来

的。”了因面色红里泛青，禅杖一挥，把一块石头打得粉碎，怒道：“凤池，你现在对谁说话！”甘凤池板脸不答。周得道：“难得你今日到此，请到师傅墓前说吧。”

了因心中盘算脱逃之计，提起禅杖，傲然前行，片刻之后，到了墓园，只见墓园碑上写着“前明公主武林侠尼之墓”十个大字，左下角写着门人：周得、路民瞻、曹仁父、白泰官、李源、甘凤池、吕四娘立。却无了因的名字。了因禅杖顿地，怒道：“立这墓碑是谁的主意？上面的字是谁写的？”

甘凤池道：“是我派人徵求了一众同门的意见，鸠工建立的。墓碑上的字是大家公决推路三哥写的，怎么样？”了因道：“为何你不向我请问？墓碑上又为何没有我的名字？”甘凤池闭口不答。周得道：“咱们一众同门都已齐集，现在依次行礼。”七个人排成一队，由周得领前，正拟行礼。了因一跃而前，呼的一掌把周得推开，抢在前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吕四娘凌空跃起，抢在墓前，横剑一封，冷冷说道：“我们同门祭扫，敬辞外人参预。你要跪拜，应等我们祭过之后。这点规矩，你都不懂么？”

了因大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我入师门之时你还未出世，你倒干涉起我来了！”周得跃上一块岩石大声说道：“独臂神尼门下弟子公决，在师傅灵前祭告，逐出叛徒了因。趁各位武林前辈在此，今日昭告天下！”了因陡的跳上石岩，吕四娘已抢先一步，立在周得身边。周得续道：“叛徒了因背师叛道，弟子等今日禀承师尊遗训，清理门户。愿各位武林前辈作证。”周得说罢，甘凤池喝道：“了因，你还要我们动手吗？”江湖上替死去的师傅清理门户，第一步是先由同门公决，把叛徒逐出门墙；然后才鸣鼓而攻，迫他在师傅灵前自决，自己给自己定罪，自己给自己执法，罪情重大的，就得自裁。若他自己所定

之罪过轻，同门可以纠正。若他不服，则同门中不论那个都可杀他。今日了因自投罗网，江南七侠，遂得在一日之内，将两件事都并在一起办了。

了因嘿嘿冷笑，突然反身一跃，禅杖在半空舞了一道圆圈，路民瞻白泰官急忙闪避，了因一掠冲出，跑上左边山峰。那边正是关东四侠等外宾观礼之处，曹仁父的女儿曹锦儿与鱼娘一道，正伏在石上，低声谈论，了因突然冲到，鱼娘惊叫一声，抽刀旁跃，曹锦儿首当其冲，给了因一手抓着，大声喝道：“谁敢上来！”

甘凤池双瞳喷火，高叫道：“了因，你要不要脸？临死还欺侮小辈！”了因哈哈大笑，把曹锦儿旋空一舞，冷笑说道：“曹仁父，你一大把年纪，不应与他们一样见识，你出来说句公道话！”

曹仁父在同门之中名列第四，年纪却是最长，比了因大两岁。曹锦儿乃是他独生女儿，痛爱异常。他曾为了女儿远游回疆，求易兰珠收锦儿为徒。易兰珠不肯答应，但后来仍然教了她一路剑法，和几手绝招。这时曹仁父见女儿在了因手中，心痛之极，颤声说道：“了因，你还是人吗？”了因嘿嘿冷笑，曹仁父须眉掀动，道：“同门的公决，绝无差错，你就是杀了锦儿，我也要你是叛徒！叛徒！”骂声中了因突然尖叫一声，一手将曹锦儿掷下深谷！甘凤池的匕首和白泰官的梅花针都向了因飞去，但哪里打得中他！

众人齐声惊叫，曹仁父几乎晕倒。吕四娘倏然跃下山谷，了因面色青白，叫道：“好哇，你们这班小辈都来暗算我了。”甘凤池怒不可遏，拔刀冲上，看看就要和了因相斗。半山腰里衣袂风飘，白泰官道：“咦，八妹上来了，她抱着一个人。”转眼之间，吕四娘抱着曹锦儿冉冉升上，曹仁父赶上去接，吕四

娘道：“没事儿！”曹仁父把女儿抱在怀中，见她手足擦伤，罗裳染血，但还活着。不禁喜极而泣。

原来曹锦儿性颇刚烈，不甘受了因挟持，她武功虽然远远不如了因，但在危急之时，却记起易兰珠教的一手救命绝招，纤足向上一勾，踢中了因的寸关尺脉门要害，了因迫得向外一掷，幸得吕四娘轻功卓绝，跳下去把她脚后跟捞着，救了上来。

这时，了因的残暴更激起公愤，甘凤池首先喝道：“了因，你这懦夫，居然还有面目站在这里吗？”了因以英雄自居，斥道：“我是懦夫？你敢不敢上来和我决一死战？”甘凤池道：“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为非作恶，却不敢自行定罪，又不敢领受刑罚，不是懦夫是什么？”了因大怒，道：“好，大家都到师傅墓前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能力？”了因虽然大言炎炎，其实却是色厉内荏，他正在想好一套说辞，要在极险之中找出生路。

了因提着禅杖，走到师傅墓前，抢占了一块高地，冷笑说道：“你们邀了这么多武林朋友来此，我虽死何惧！”甘凤池道：“胡说，我们清理门户，绝不假手外人！”了因心中稍安，又道：“你们七人，除了吕四娘外，其余六人，可全经我亲手教过，你们说要清理门户，我也要清理门户，我好坏都是你们的师兄，算得是你们的一半师傅，你们今日聚众犯上，情同弑师，我先要惩罚你们，看看你们从我这里学到的一点技艺，能不能将我打死！”武林中最为讲究尊师重道，有“一日为师，百年为父”之语，了因以“半师”自居，要求先和他教过的师弟较量，武林中确是有这规矩。不过了因的情形与一般不同，他是背了师傅遗训，背国叛师，这是最大的罪名，就是师伯师叔等长辈犯了，师侄也可亲手杀他。甘凤池等本可不理，邀同吕四

娘围攻，可是恨他的口气，明明是说他们六人不是他的对手，周得首先说道：“好哇，让你死得瞑目，就依你划出的道儿办吧！”吕四娘道：“我与你可无同门情份，今日你要逃生，万万不能！”了因怒道：“我若第一场就输了，任由你们定罪，我若赢了，再和你这贱婢较量！”在同门之中，他最忌惮吕四娘，可是心想：若然单打独斗，却准能赢她，所以用说话把她挤出之后，马上禅杖一抡，高叫道：“好，你们来吧！”呼的一声，骤向周得打去，先下杀手！

周得在同门中虽然位列第二，武功却不精强，抽戟一架，两只臂膊全都麻了，甘凤池龙腾虎跃，右手单刀一招“拨云见日”，横斫过去，左手一勾，展开擒拿手法勾了因脉门，左虚右实，明知克他不住，用意不过是在掩护周得。了因溜滑异常，避强攻弱，禅杖一立，把甘凤池的单刀震开，呼的一掌击出，明取正面的甘凤池，暗击左翼的路民瞻，周得滑步扬戟，戟尖已几乎刺到了因后脑，了因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身躯一矮，禅杖向后一推，当的一声，把周得的天方画戟震得脱手飞去，左掌一按，拍到路民瞻前心，白泰官一跃而上，虎头刀迎面劈下，白泰官在同门之中，除了了因与吕四娘外，武功仅次于甘凤池，宝刀一劈一晃，使出盘龙刀法，顿时在了因面前泛起一团银光，了因迫得撤掌防身，施展空手入白刃的手段与白泰官周旋，右手禅杖一荡，扫开了同时攻到的几条兵器。李源臂伤未愈，挥七节鞭向了因下盘缠打，了因禅杖一绞，七节鞭缠在杖上，了因大喝声：“去！”暗运内力一震，李源的七节鞭竟然被震得断为三截。李源大惊，跃出圈子，周得已把兵器拾起，挥戈再战，曹仁父道：“六弟，你歇歇吧。”李源牙根一咬，道：“同进同退，不杀此贼，誓不罢休！”解下腰带，舞得矫如游龙，缠腕拂面，展开的仍是软鞭招数。李源在同门之

中，武功与白泰官不相伯仲，只是气力较差，更兼受伤之后，所以刚才吃了大亏。现在改用腰带作为软鞭，腰带全不受力，不怕震断，在兵器上先不吃亏，盘旋缠打，虽然不能致了因死命，也收了牵制之功。曹仁父痛恨了因入骨，他使的是独门兵器铁琵琶，可以锁拿兵刃手腕，内中又藏暗器，这时拚了老命，了因也不敢不防。

这一战直打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了因把一身绝技，全都施展出来，只听得呼呼轰轰，周围数丈之内，都是风声，功力稍低的，兵器都给杖风震歪，失了准头。但周得等以六敌一，此呼彼应，了因也不容易各个击破。加上甘凤池天赋异禀，臂力沉雄，仅仅略在了因之下，论武功也差不了许多，他和白泰官力攻中路，敌着了因的禅杖，灭煞他的锋芒。曹仁父与路民瞻力攻左翼，每到危急之时，曹仁父就按铁琵琶放出里面的暗箭；李源与周得则力攻右翼，配合牵制。六人分成三组，把了因围得风雨不透。

山上群雄看得触目惊心，看到紧张之时，真恨不得拔刀助战。可是这乃是别人清理门户的内部之事，外派的人可不能插手。吕四娘气定神闲，倚在树边观战，时不时发出微笑。玄风道：“看来江南六侠，胜不了他们师兄，第二场只吕四娘一人，更难取胜，这凶僧可能死里逃生了！”

杨仲英道：“他若连胜两场，咱们等他下山之时，再行兜截。咱们是为武林除害，与他们清理门户无涉。”柳先开一笑说道：“老前辈不必担心，等下请看吕四娘出手。”关东四侠之中，柳先开领教过吕四娘的本领，对她甚有信心。

这一战打了一个时辰，周得等六人都觉了因功力比前犹胜，了因也感到六个师弟今非昔比。激战中了因渐觉额上见汗，气喘心促，两边仍是不分胜负。了因暗道：“不好，自己